



## 我的中考

南通市通州区教师发展中心 陆云峰

我读初中时，学校是一所仅有两幢的农村初中。

那是一所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农村学校。西边是一方乡村常见的池塘，其余3面都是农田，一栋两层共6间教室的小楼，楼后一排红瓦砖墙10余间办公室的平房和一块土操场，雨天一脚烂泥，晴天一身尘土。中考那年，似乎是初中3年中学习最紧张的时候。说是紧张，也只是老师对每天的上课要求更高了，每天上学不允许迟到早退。学校里曾经尝试着上夜自修，但仅仅上了一个星期。有的学生不仅不好好参加自修，还在自修后搞些打打闹闹的事情，学校害怕生出什么事端来，便草草终止了夜自修。

但那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夜自修，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乡村里没有电，学校自然也没有电。虽然租用了几盏用煤油作为燃料的“美钨灯”，但因为技术问题，总是亮不久。于是，学校让每个人都自备一根蜡烛，“美钨灯”一灭，一根根蜡烛就点亮了夜晚的校园，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那么美妙。

自修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怎么学的，学了些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但学校到家约15分钟的时间，却成为我至今不能忘怀的记忆。初

夏时节的乡间小路，一到晚上，便湮没在一片蛙声中。路两边全是水稻田，映着星光，忽闪忽闪着点点亮光。一路，只顾低着头，顺着白天的记忆往回赶。路上，影影绰绰的，不知道是些啥东西在路上蹦蹦跳跳的。估摸着，或是青蛙，或是蟾蜍，这倒是不怕，就怕路边上忽然蹿出个什么东西来，尤其是蛇。乡下的这个季节，是蚊虫蛇鼠的世界。白天的水稻田里，时常有些叫不上名儿的蛇游来游去，到了晚上，它们会不会游到路上来，这对于天生就怕蛇的我来说，可是要了命的。

更为要命的是，其间还要经过一座没有栏杆的桥，一所没有围墙的小学。那座桥，桥头与岸间还有几十厘米的空隙，白天就吓得不敢直接迈腿，晚上，借着那微弱的电筒光，就更加会惊出一身汗。桥的两边没有栏杆，桥板与桥板间还有着三四指宽的缝隙，现在想来仍然心有余悸。桥的那头是小学，没有围墙，校园里一排矗立的水杉树投下来的影子，即使没有风，似乎也在摇曳，完全没有了白天的秀美。尤其经过校门前的操场，我急促行走的每一个脚步声，都让我恐慌。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有几天。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考的日子。考点就设在我们学校，中考的3天，是我难得的在学校就餐的日子。初中3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骄阳烈日，我都是回家吃饭的。

只偶尔会在特别恶劣的天气里，雨蒙蒙、雪过膝时，吃上爸妈或者姐姐们送来的热腾腾的饭菜。

中考结束，等待成绩发布的那段日子是最快乐的。每天下河摸蟹捞蚌，用以改善家庭生活，是我最重要的事情。父母会早早地田下做农活，我会在自然睡醒后，邀上同龄的伙伴，提着铁锹，背着小网袋，整日泡在乡村四处纵横的河道里。早出晚归，在父母白天的劳作后，端上一碗地道的河鲜，或是蚬子汤，或是红烧河蚌，或是面粉拖蟹……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看不上眼的“小菜”，成为那个时代乡村餐桌上最可口的“肴菜”。

那个时候的农村，读完了初中，就意味着已经结束了学校的学习生活。上高中、考大学，那是家庭条件稍好一些孩子的梦想。我家虽然穷得四壁，但我仍然有一个求学梦。成绩公布的那天，我头顶烈日，脚踩被晒得烫脚的乡间土路，从家里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镇上的“区教育督导组”。还没有进督导组的大门，校长便从里面远远地迎了出来。平日对我特别严肃的他，这次却是挥舞着双手，高兴得像个孩子，把我迎了进去：“中了，你中了！”

“中了”是“中了”，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当我把这个消息带回家的时候，父母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却犯起了愁：“上什么学校好呢？”自然，高中肯定

是不能去读的，3年的学习与生活费用，是肯定承受不了的。

“上师范吧！”我决定，“上师范不需要学费，学校里还提供生活费用，以后吃的是国家的饭……”

填报志愿那天，我一个人来到学校，看着其他同学在家长的指导下高高兴兴地完成了填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听着、看着、想着……于是，在片刻犹豫后，我终于在3所师范学校里选了“肯定能录取，开销也最少”的一所。

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回到家，我的心里空落落的。那种感觉，没有人能够体会得到。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个“大学梦”，在志愿填写完毕署上名字的那一刻，已经永远成了一个“梦”。

于是，就有了3年艰辛的求学之路，就有了30年对教育的坚守。

如今，儿子已经跨入他心仪的大学。我多次和儿子聊过“那年”，讲过“我的中考”，儿子除了感觉到我中考那年学习的“轻松”外，更多的是对我的“可怜”“可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活富裕的年代，把我们当年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我们无愧于已经远去的青春岁月，也愿他们有自己的美好人生故事，无愧于这个时代。



## 小镇与诗人

常熟市吴市中心小学 杨绍球

我总是在想象着，如果一个诗人走进我们的吴市老街，他会以怎样的步履来丈量老街的时光，他会以怎样的目光来打量老街的门窗，他会以怎样的语言来招呼门口走出的每一位老者，他会以怎样的思想抚摸横街而织的蛛网……

我不是诗人，我只是小镇普通的一员，但无数次走过吴市老街，我依然努力去模仿诗人的情怀，在晨光里，在夕阳下，寻觅小镇的诗意。

岁月悠悠，小镇静静。如果谁要说我们的吴市小镇如诗如画，那在小镇人眼里会觉得你未免有些夸张、有些矫情。

吴市，旧地因有东西两溪而称双溪，明代形成集镇后因吴氏大族世居之地而取名“吴家市”，又称“老吴市”，是明代宣德年间左副都御史吴讷之故里，为“邑东四大镇”之一。如果要追溯老街曾经的辉煌，无疑应该是吴讷官至左副都御史的荣光，应该是小镇镌刻“古吴旧壁”和“昭德里”牌坊的威仪，应该是1941年冬日党领导的武工队“奇袭吴市”那一阵枪响的激情嘹亮……而今天，当许多年轻人都把小镇丢在匆匆而去的身影后面，我们的吴市老街正在岁月里慢慢老去。

可是，谁也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吴市老街因为在韩寒的电影镜头里惊艳的一闪，开启了一段浪漫的岁月。也在这段浪漫里，吴市老街又迎来了一批诗人。诗人自有诗人的做派，他们在韩寒留下的背景镜头里打开了“情动吴市，诗韵老街”的横幅，相呼相拥，穿街走巷。诗人们看了第一眼，“旧时江南的天空/就在我们的眼眸里惊喜起来”。

在老街，诗人的眼睛抚摸着“亭林百货”的招牌，诗人的鼻子轻扣“东风饭店”的大门。当诗人的记忆在寻找对街小理发店的师傅时，师傅却不知去了哪里。诗人默默地和街道两旁错落而坐的那些木结构的小楼与水泥钢筋的建筑对视，谈论起一段民国岁月和一段共和国历史……“一扇扇门窗已经紧闭。像不再打开的心扉/洒满庭院的落叶，恰似一地的怀念与忧伤/走过春天的老街。我/脚步放轻，内心安静。”“遇见老街，遇见了雨/一股清澈面对时光掠影/带来镜头里的人物/哼起流浪的歌声/一步步如约走过，回头/一切又心旷神怡。”“这里没有车马喧/旧日廊檐予烟火/屋瓦上鸟雀三只/隐起身姿/倘若你在街角逢着一位姑娘/她必定有着野菜的芳香。”“因此随便叩一扇木门，就会有/旧时光应你空空的回声/这空空来自隔世/叩一扇门，带来一个开门人的出生。”“而现在/我只有敬意/对破败的老房子/住在/里边的人敬意/对院子内/晾晒的衣服旁/放着的/一盆花敬意/像仰望屋顶/瓦楞间的草茎。”……

诗人们就这样在各自的心里吟诵着，走过老街的每一个角落，走过老街3月某天上午的每一个他们心仪的细节，最终一起齐唱“三月，遇见吴市/就遇见了生命中又一个美丽画面。”“走在春天的路上，总会有/镜子一样的水泼向江南/吴市，这地图上的一小点/便浸透了，生长着。仿佛一滴浓墨/在水的簇拥下倾泻为一幅图画。”

诗人们留下诗句，依旧那样洒脱地走了。感谢诗人，就这样为我们小镇留下串串诗行，可以让小镇反复吟诵，或者加上一段钢琴曲去伴奏诗的韵脚，或者加上一组老照片去继续发酵诗的情感，让小镇能感动更多的人。说实在的，那天我站在老街的某个地方吟诵诗人们留下的诗句的那一刻，觉得飞过这里的每一只小鸟都成了动词或者形容词，耳畔吹来的风都只发出平平仄仄的声响……

有一天，看完那制作精良的MV，我又去吴市老街走一遭。老街，还是很安静很安静，满街都是旧的阳光、旧的风物、旧的雨滴，诉说的依然是静好的岁月。哦，我知道，这一切都在等着你或者我，在某一刻会突然想着回去。

“因此，我真的愿意/我真正的愿意我们的吴市老街在岁月里慢慢老去/当我回去时，我在你的眼里/当你回去时，你在我的心里。”我对自己说，我也要在小镇里做一位诗人。



## 门卫老吴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实验小学 徐浩

老吴个子不高，腆着个大肚子，常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色毛衣，见人一脸笑。鼻梁上架着一个黑框的眼镜，镜片不知道是老花的，还是近视的，厚度看上去有1000多度。老吴是学校的历史老师，快到退休的年纪，学校考虑到他身体不好，就让他做了校园北门的保安。

他的老家在我外祖父家旁边，我上高中的时候，他正好在那所学校当门卫。那时，我租住在教职工宿舍里，和老吴离得近，一来二去，便熟悉了起来。

老吴自幼没了父亲，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住在漏雨的3间瓦屋里。他从小顽劣，爬树、掏鸟窝，趁大人不留神溜到河口摸河蚌。可一提到学习，“唉！”街坊邻居都说，“这娃不争气，生在这家庭，还不好好学习……”“他妈哪里会教孩子？”这些话把老吴母亲气得直冒火，一把拽着孩子到插秧的田地里干活。

顶着大太阳的夏天，老吴的双脚泡在秧塘里，脚上被蚂蟥叮满了，还没等插完几棵秧苗，眼里就冒起了金星，嘴唇晒得一层一层地脱皮。老吴自此换了个人似的，发奋学习。高中住校时，宿舍熄灯，他就钻进被子里，打着手电筒读书，导致一只眼睛高度近视，一只眼睛正常视力。那一年，他的预考成绩达到了最高学府的分数线，高考也顺利地录取为某著名高校的免费师范生。

在旁人看来，“老师家的孩子成绩都很好”，按道理来说，老吴的成绩那么好，他的妻子也是高校毕业的，可他女儿的成绩却一直提不上去，临了高考，还是考了所不入流的学校。这件事常被别人拿出来调侃老吴，说他是“茶壶倒饺子，有货倒不出来”。老吴每一次都笑笑，“女儿过得开心，我就很满足了”。

老吴说，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学校，踏踏实实教书育人，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个年头了。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学校就安排他当班主任，教的第一届学生也很争气，远远超过了全县的本科达线率。现在他门卫工作不忙，空下来的时候，主动承担起了学校通讯员的工作，在学校和教育局网站上报道校内的活动。他还走街串巷，去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和方言地理，曾在报纸上写过不少记人记事的散文。

老吴看上去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所以常被那群十几岁的后生们欺负。他例行检查学生的胸卡，被几个调皮的高中男生绊住，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还没爬起来，看着孩子们从围栏上一跃而过的背影，他急急地大喊：“慢一点，别摔下来！”

都说老吴疼媳妇，我还不信。无意间经过保安室，听到老吴在炫耀刚给老婆买的围巾，一条花花绿绿的围巾，挺好看的，“花了218呢”。“218”，这个数字，不知道老吴说了多久。

工作以来，老吴前前后后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款10多万，当地日报社打电话到老吴家里，想采访一下他。电话是他妻子接的，捐款这事再也包不住了。她窝了一通火：“你说他捐就捐了，为什么不瞒着我呢？再说了，他瞒着我省下吃中饭的钱，这不伤自己的身子吗？”

过了一阵子，老吴的家里再也没传出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摔砸声，“谁让我嫁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呀！随他去吧”。



## 父亲的嘱咐

泰兴市特殊教育学校 常建文

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差，孩子较多。父亲很少管到我们，我们和父亲接触的时间也很少。童年时总是记得，我们在床上打闹不肯睡觉时，只要听到父亲回到家时的一声咳嗽，立马就乖乖地钻进被窝睡觉了。父亲的咳嗽声，严厉而有力，当我们在吵闹、调皮时，只要一听到这咳嗽声，就立马乖起来。因为我们几个都知道，这声咳嗽是警告，听不进警告的人，是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的。

小升初中时，父亲为了不让我在村里的初中就读，就让我到乡镇的初中参加选拔考试。考试那天，天气比较热，父亲破天荒地给我买了一套新的文具，并给我买了一袋子不知名的饮料。进考场前，我用小刀划开那袋饮料，不小心划到了手指。父亲只好用卫生纸帮我包扎了一下，说了句：“考试时可不要像现在这样粗心。”父亲的这句话，我牢牢地记在心里。

后来，我顺利地考入了镇上的中心初中。3年的初中生活，在那段条件极其艰苦的岁月里，父亲

为了家庭外出工作。他时不时地寄来书信，虽然勉励我们学习的话不是很多，但总能给我们以力量。中考时，父亲回来了。中考前的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来到学校，我正在教室里喝着稀饭就咸菜。父亲说：“走，我带你到外面去吃！”那个年代，能够到饭店去吃，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奢望。父亲点了碗肉丝面，对于长期在食堂就餐的我来说，那碗面条简直就是饕餮大餐。我狼吞虎咽，连汤带水地把那碗肉丝面消灭了。父亲没有吃，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我吃完后，他说：“孩子，如果你能考上师范，你就能天天吃上这样的肉丝面了！”我后来才知道，师范里的饭菜都是免费的，尽管定量供应，但比起初中食堂的饭菜，那就有天壤之别了。父亲的这句话，似乎在告诉我，美好的生活是要靠人去创造的。父亲关于肉丝面的话，和那碗肉丝面的香味，一直珍藏在我脑海深处。

后来工作了，回家的次数也变多了，条件在渐渐地变好。父亲还是那样，很少和我们说什么，但一聊起来，都是成家立业的话题，也有些如何做人的言语。成家后，我

住到了城里，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就变少了，每年除夕晚上的聚餐，倒是必不可少的。父亲在饭桌上的话每年都不一样，有时讲，年轻人要有奋斗目标，不能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有时讲，一个人生活作风没问题，不把不是自己的钱往袋子里装，就什么都别怕，尽管去打拚。后来，我做了学校领导，父亲便总是在我耳边讲，谁谁的亲戚是个大官，那年被抓了，判了多少年，他母亲过世了都不能见上一面。不管是哪个，能够当上领导都不容易，要珍惜，不要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让人笑话一辈子。现在回去，说得多的便是要注意身体，戒烟戒酒。总之，父亲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时不时地在我们耳边说上几句。工作后父亲的告诫，沉稳厚重，像是家长里短，更是友情提示。这种教育，是嘱咐，也是提醒，时刻把控着前进的方向，不让它发生一点偏离。

有时候想想，对待我们的教育，父亲的嘱咐每一次都是那么及时、精准。现在父亲年事已高，但每次回去，父亲总还会有新的嘱咐等着我们，在他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